

日治時期嘉義家政女學校校園生活之研究

蔡元隆* 黃雅芳**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日治時期嘉義家政女學校的設立沿革、微觀校園史實及日治後期校園中的特殊活動或作為。本研究採用口述歷史方法，針對四名日治時期就讀過嘉義家政女學校的臺、日籍畢業校友取得口述資料，並輔以當時的《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愛國婦人新報》，及相關刊物或書籍作為研究工具。綜合歸納與分析後，有五項結論：第一，釐清日治時期嘉義家政女學校的校史沿革及校名變更順序。第二，明確掌握草創時期的校址及後來搬遷的校址所在地。第三，瞭解嘉義家政女學校大致訂定的課程項目及師生間的校園互動狀況。第四，描繪日治後期嘉義家政女學校時期校園中的微觀事件，諸如：成立嘉義家政女學校愛國少女團並以其名義慰問出征或戰死之軍遺；課程理論與實務結合，協助街庄的家庭修補或清洗相關物資等。第五，重現嘉義家政女學校學生的生活智慧與貢獻：例如在日治末期發揮節約能源、資源回收再造的精神並將製造的成品加以販賣，所得收入則捐助國家當國防獻金並針對美軍轟炸引起的火災作預防與演練等等。

關鍵字：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實業補習學校、嘉義家政女學校、校園生活

* 第一作者(通訊作者)為國立中正大學尖端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E-mail:tommyorlevis@yahoo.com.tw

**第二作者為雲林縣立興南國民小學教導主任

投稿日期：2016 年 8 月 23 日；修改日期：2017 年 5 月 12 日；採用日期：2017 年 6 月 29 日

壹、前言

兒堤印象中的外婆是位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的厲害人物：上一刻還在飛針走線、靈心巧手的幫我們縫補破損的衣褲，下一刻卻從廚房裡端出一道又一道的美食佳餚，香味四溢的烹飪根本難不倒她。那時還是囡仔的我們，曾經好奇的詢問這些技藝是如何獲得？向誰學習而來？她總是用和藹的眼神噙著微笑說：「都是學校教的呀！」歲月如梭，我們逐漸長大，光陰的軌跡在外婆臉上刻畫著，她的身體狀況也每況愈下。三年前外婆因為不抵病魔摧殘而過世¹，外婆的拿手菜也就成了我們腦海裡最美的回憶。去年在整理外婆遺物時，意外發現了一本《昭和18年嘉義家政女學校卒業紀念寫真帖》，更令人驚喜的是裡頭竟然留有外婆荳蔻年華的身影，原來她當年掛在嘴邊的「學校」指的就是日治時期的嘉義家政女學校。這點燃我對嘉義家政女學校的好奇心：這到底是一間什麼樣的學校？在日治時期它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在經過初步了解後，發現原來嘉義家政女學校就是嘉義市立嘉義國民中學的前身，著實令我驚訝！

研究者在爬梳嘉義家政女學校相關資料後發現，家政女學校是屬於日治時期實業補習學校的一環，惟其又不同於一般的實業學校，所以記載相當稀少。許佩賢（2013）指出，資料稀少的主要是因為實業補習學校多是市街庄或市街庄組合設立，比起臺灣總督府層級或州廳層級，街庄層級的資料更不容易留存，因此留有許多空白，故有待基礎的研究。再者，教育學術界近年來受到教育社會學關注的焦點—「文化研究」之影響，對校園中生活經驗微觀的描述及現象研究有漸漸增加的趨勢（蔡元隆、張淑媚、黃雅芳，2013）。又加上晚近歷史學界受到「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的影響，亦開始著眼社會文化、生活結構中微觀的深層意義（Burke, 2004；葉慈瑜，2015），由於受到這三股趨勢的影響，日治時期校園中的生活經驗已經開始被重視與投入研究：從靜態的法制、教科書及課

¹因研究者的舅舅不願意公布外婆姓名，基於私人隱私，再加上研究倫理之因素，故不公布外婆姓名為原則。

程內容，到動態的校園生活、跨文化體驗，這樣的研究取向與思維的改變也讓許多臺灣的教育學者、歷史學者跳脫了舊有的知識框架，對瞭解與研究臺灣教育史而言更是向前邁進一大步（蔡元隆、朱啟華，2010）。

長久以來研究者就持續關注日治時期嘉義市微觀的初等教育史，也陸續發表多篇研究論文及出版書籍。雖然受到「文化研究」與「新文化史」影響，微觀的校園生活經驗探討確實非常引人入勝，但對作者而言，瞭解嘉義家政女學校的圖像對日治時期外婆的過往校園經驗與影響，才是最終鵠的。因為作者一方面希望可以瞭解外婆在嘉義家政女學校的校園經驗，另一方面則希望能替日治時期嘉義市教育史開拓新的研究範疇與記載屬於嘉義市的教育史實。爰此，除了系統化的分析與詮釋相關的一手文獻外，更透過各種管道找到四位畢業於嘉義家政女學校的畢業校友並取得珍貴的口述訪談資料。許佩賢（2014 年 12 月）指出，學校作為執行國家教育政策的機構，是教師實踐教育理念的場域，也是學生學習的具體空間，不論從哪一個角度來說，學校史必然是教育史研究關注的重點，學校史的研究，其實並不只是做一個學校的研究，而應該要問為什麼要做這個學校的研究，研究者希望透過這個學校的研究，回答什麼問題。但是，很多校史研究，經常忽略這個根本的問題。且校史是學校的歷史沿革，它記錄學校一步一腳印的發展，也敘述學校成長的歷程；是歷史，是情感，也是一份傳承（黃啟仁，2002）。爰此，瞭解與自身相關的校史沿革，除了可以增加普世大眾對學校時代脈絡演進的瞭解，更可傳承學生或民眾認同學校的信念。故本研究將針對日治時期嘉義家政女學校提出三個方向進行瞭解：一、日治時期嘉義家政女學校的歷史沿革與校名變遷順序為何？二、校園中師生的微觀互動、學習課程內容為何？三、日治後期校園中有何特殊活動或作為？

貳、文獻探討

一、實業補習學校相關定義與研究

實業補習學校不同於一般的實業學校，它是一種簡易的實業學校。實業補習學校的彈性較大，它得由州、廳地方經費設立，亦可由市、街、庄及市街庄組合（數個市街庄合辦之意）設立之，甚至也有私立的實業補習學校。大致可以分為農業、工業、商業及其他之職業等，性質上偏向「職業教育」，且得視地方情形之需要，而適當選設之，又可各設立分科入學資格為小、公學校畢業，修業年限為2年，得延長1年，多以「補習學校」、「專修學校」或「家政女學校」為名，農業補習學校初創時多為2年，商工業補習學校及家政女學校則多為3年（許佩賢，2013）。

實業補習學校原本是隸屬實業教育體系的一環，而吳文星（2001）〈日本統治前期の臺灣実業教育の建設と資源開発—政策面を中心として〉一文，主要著重在日治前期實業教育設施，雖然沒有直接提及實業補習學校全貌，惟該論文對實業教育前期的開展與日後的實業補習學校作出因果關連性的鋪陳。王榮（2001）以〈日本統治時代臺灣の実業補習学校について〉一文，爬梳了官方出版的《臺灣の教育》、《臺灣教育》刊物及吉野秀公之大作《臺灣教育史》，簡要說明了臺灣當時的簡易實業學校及實業補習學校的概況，惟未見有較深入的研析。再者，褚晴暉（2012）在〈從「臺灣總督府臺南專修工業學校」回顧「成大附工」早期之歷史〉一文中，同樣也是簡略的介紹實業補習學校與現今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修學校的關連性。

最後，蘇虹敏（2010）〈臺灣農業職業教育研究—以國立關西高農為例（1924-1968）〉一文則是真正以實業補習學校為研究對象，說明其該校設立沿革及其與當地產業的關連性，主要也是整理性的史料描述，未有較微觀的校園概況探討。而許佩賢（2013）在〈日治時期臺灣的實業補習學校〉一文中，從多面向整理《臺灣日日新報》、《臺南州統計書》、臺灣總督府官方統計書或年報等史料中，深入淺出的剖析了實業補習學校在日治時期的扮演的角色，並特別指出實業補習學校是日治後期臺灣人十分重要的升學機構，也是臺灣社會教育嶄露頭角的重要指標，其畢業生相較於只具備公學校學歷者更有機會離農轉業，或在地方社會出人頭地。

二、日治時期嘉義家政女學校相關研究

「家政女學校」、「實踐女學校」則是專以女性為對象的實業補習學校，也有少數以「技藝女學校」、「淑德女學校」為名，名稱在不同時期稍有更改，整體來說，以「家政女學校」之名最常使用（許佩賢，2013）。揆諸日治時期關於嘉義家政女學校的研究，目前為止尚未有任何專門論文或書籍針對其作通盤性的論述與研究（包含整個校史沿革、校名變遷或校園生活情形等）。研究者查考當時相關的一手史料，諸如日文或漢文報紙、期刊、書籍或《臺灣總督府報》等，發現相關的資料十分稀少且分散於多處，且都以報導式的書寫居多，如：《臺灣日日新報》（16 篇）、《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 篇）、《臺灣愛國婦人新報》（3 篇）、《臺灣警察時報》（1 篇）、《臺灣教育雜誌》（1 篇）。

此外，尚有近代編撰的嘉義縣市志中的教育志分計四冊（雷家驥總纂修，2009；嘉義市政府，2002；嘉義市政府教育局，1999；嘉義縣政府，1976），而這四冊的方志史對於日治時期嘉義家政女學校的論述也僅是官方制度性上的簡要概說與文字堆疊，並沒有微觀論述或更深入描繪校園中動態的氣氛與活動現象，且在整個學校名稱或位置更迭的歷史沿革上甚不完整，甚為可惜。

參、研究方法與步驟

由於本研究著重在訪談者的親身經驗與受訪意願高低與否，故本研究的受訪者是採「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的篩選訪談具代表性、有經驗的典型對象，因為楊祥銀（1997）指出，口述歷史是對歷史事件或人們對特殊回憶和生活經驗的一種紀錄，所以他們必須有經驗才有辦法回憶與述說。以下分三個部份說明之：

一、研究受訪者

本研究針對四位經歷了日治時期（1939-1945 年）就讀於嘉義家政學校的畢

業校友作詳細的口述歷史（初訪人數為 8 人，最後訪談人數 4 人），其中一位口述受訪者為日籍的井澤富美子女士，惟因涉及研究論理議題，口述歷史的臺籍受訪者大部份不願意透露真實姓名，爰此，在尊重受訪者及便利編碼下，三位臺籍畢業校友的基本資料中則以匿名的方式呈現之，另一名日籍的口述受訪者井澤富美子則同意以真實姓名呈現之（表 1）。

表 1

四位畢業校友基本介紹

姓名	性別	年齡	就讀期間	就讀學校名稱	健康狀況
陳阿嬤	女	86	1944-1945 年	嘉義商業實踐女學校	良好
黃阿嬤	女	87	1943-1945 年	嘉義家政女學校 (嘉義商業實踐女學校)	良好
林阿嬤	女	88	1942-1944 年	嘉義家政女學校 (嘉義商業實踐女學校)	良好
井澤富美子	女	92	1939-1942 年	嘉義家政女學校	良好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資料的蒐集

研究者將以口述歷史的方式採用半結構式訪談，針對四位日治時期就讀於嘉義家政女學校受訪者訂訪談大綱。本研究的訪談時間經與四位訪談者協調後，每次大約為一小時至一個半小時為限。此外，透過國內已經建置的相關日治資料庫等，蒐集日治時期的一手史料，如《臺灣日日新報》、《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愛國婦人新報》、《臺灣教育雜誌》、《嘉義市制五週年記念》、私人收藏一手文獻、地方文獻及網際網路等有相關嘉義家政女學校的資料。

三、資料的分析

(一) 文獻的分析

本研究採用外部考證以確定資料的真偽或完整性；及對資料的內容進行內部考證，以確定資料內容的可靠性。

(二) 口述歷史的分析

1. 逐字稿的抄謄及整體閱讀

首先將每一份訪談錄音內容謄寫成逐字稿，成為日後閱讀及分析的文本。在謄寫逐字稿前，研究者先紀錄文本編號、受訪時間及訪談地點等，謄寫時，接著反覆聽錄音檔內容，一字不漏的將其轉化成文字。接著將謄寫完畢的文本列印之後，做每份文本初次的整體閱讀，秉持著客觀的角度視野、遠離先前刻板印象及經驗詮釋，儘量融入受訪者的情境脈絡中。

2. 進行編碼

首先按照訪談三位臺籍對象編碼，為A-1、A-2、A-3等人而最後一碼為訪談次數。並在編碼時給予標示如「慰問」註記，A-1的第一次訪談相關編碼為「A-1-1 慰問」，同樣的關於日籍的訪談對象編碼則以B代表，方式如上所示。

表2

編碼表

姓名	代碼
陳阿嬤	A-1
黃阿嬤	A-2
林阿嬤	A-3
井澤富美子	B-1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肆、結果與討論

一、日治時期「嘉義女子技藝講習所」至「嘉義女子技藝學校」

校園生活概況

(一)「嘉義女子技藝講習所」之設立沿革

昭和8年（1933）4月1日預計在嘉義市南門町內創立嘉義女子技藝講習所，同年4月8日由共榮會嘉義支會最後決議，預定修業年限為2年，作為專門教授女子家政縫紉技藝的講習所，並預定於4月10日下午1點半舉行開幕儀式（嘉義市役所編，1935），原定招募40名新生，惟繳交申請書的人竟然有46名，其中包含日本人34名，臺灣人12名，非常令人意外（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4月9日）。

臺南州嘉義尋常高等小學校的校長岸本正賢（1934）在當時頗具影響力的刊物—《臺灣 育》上的臺南州教育特輯發表了一篇文章〈嘉義市嘉義特殊教育設施/嘉義女子技藝講習所〉，說明嘉義女子技藝講習所成立的動機、成立經過、學則、將來計畫及目前狀況等。岸本正賢（1934）指出，設立嘉義女子技藝講習所最主要的原因有四：第一，街庄有計畫成立實業女學校的規劃，且因考量嘉義小學校女子補習科中的裁縫手藝課程教授與嘉義高等女學校重複性高，所以廢除嘉義小學校女子補習科。第二，小、公學校的畢業生不知何去何從，因往上一級的學校數及招收的學生人數有限，對於有心想再繼續唸書的囡仔不利，加上小、公學校習得的知識技能應用在社會與家庭中可能稍嫌不足，必須提供更實用的課程知識學習對他們才有所助益。第三，嘉義市內裁縫私塾主要是以和服裁縫為主，不算是正規教育的養成，所以素質不一，加上婦女這方面技藝的需求增多，所以必須要有專門的裁縫技藝教授機構才行。第四，因臺灣島內的學制對臺灣人有部分的特殊限制，加上家庭觀念因素影響，所以臺灣女性升學機會不大。由此可知成立嘉義女子技藝講習所勢在必行。

在課程的教授上，岸本正賢教導國語（日語）、算術及體育等課程；新美省音教導修身課程；杉原和久理教導和裁課程；山下澄子教導洋裁、音樂等課程；渡邊弘子教導家事課程。這些課程規劃的主要目的是要在往後逐步往女子實業教育的程度與等級邁進（岸本正賢，1934）。

（二）更名「嘉義女子技藝學校」原因

昭和9年（1934）3月23日以臺南州告示第53號將該講習所修業年限改為3年，並在4月1日決定將原嘉義女子技藝講習所的性質與定位重新調整，升格為臺南州嘉義女子技藝學校，並於4月10日改招收第一屆40名新生，並要求申請的學生須在3月底截止前繳交申請書（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2月5日）。升格後的臺南州嘉義女子技藝學校（圖1），由臺南州嘉義尋常高等小學校日籍校長岸本正賢兼任第一任校長（圖2）。教師群全數均為日籍教師，分別由佐伯富美子、宮本春市、山下澄子杉、原和久理等五位擔任課程教學工作（臺灣總督府，1934）。接著昭和10年（1935）招收的學生數來到91名（嘉義市役所編，1935）。昭和11年（1936）9月18日以嘉義市報告告示第11號公佈〈嘉義市女子技藝學校學則〉共計28條，規範了科目內容、授課節數、修畢業式、獎懲、學費等學校相關事項。教授課程的安排科目上有：修身公民、國語（日語）、數學、國史、體操音樂、裁縫手藝、裁縫手藝實習、家事、家事實習、日式插花、打字練習等課程²（嘉義市報，1936年9月18日）。上述的學校課程學習的技藝主要以裁縫、手藝或日式插花等家事為中心，教授知識技能，同時涵養國民生活必須的婦德為目的，由於嘉義市內的小、公學校女性畢業生，無論是日籍或臺籍，除了報考其他中等學校或實業學校外，也會報考嘉義女子技藝學校，所以就讀人數也與日俱增，但因家長們擔心校名為技藝學校的話，會被誤以為只教授技藝而已，而不被認為是女子學校，所以市街

²原則上一年級、二年級及三年級的科目相同。一年級每週總授課數為 32 小時，但不教授日式插花、打字練習課。二年級每週授總課數為 34 小時，不教授打字練習，但可彈性教授插花課 1 小時。三年級每週總授課數為 35 小時，且彈性教授日式插花、打字練習課各 1 小時。而三年級的學生在音樂課上可以選修風琴、洋琴、三弦等其中之一（嘉義市報，1936年9月18日）。

庄再次決議於昭和12年（1937）2月1日更名為臺南州嘉義家政女學校（臺灣日日新報，1937年1月28日），並於昭和12年（1937）4月5日上午8點30分舉辦入學測驗（嘉義市報，1937年2月9日）。



圖 1.嘉義女子技藝學校

資料來源：採自嘉義市制五週年紀念，嘉義市役所編，1935。嘉義：作者。



圖 2.岸本正賢亦兼任嘉義第二幼稚園園長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收藏

二、日治時期「嘉義家政女學校」校園生活概況

（一）愛國少女團的成立、出征或戰死之軍遺慰問

昭和12年（1937）時，因愛國宗旨或精神的涵養而擔任後勤的支柱，改名後的嘉義家政女學校與愛國婦人會互為結盟，由佐伯富美子教諭等師生共50名組成，率隊成立「愛國少女團」組織並於9月23日前往嘉義公會堂舉行結盟儀式（臺灣日日新報，1937年9月23日）。昭和12年（1937）7月7日，中日戰爭爆發（七七事變），戰爭如火如荼進行，昭和13年（1938）1月中旬時，嘉義家政女學校參與愛國少女團的報國運動，至前往戰場而犧牲戰死的阿南國光、谷口達義等兩名英勇軍人的家中焚香祭拜，並派團員前往喪禮儀式弔唁，也是替他們作沉默凱旋歸來的迎送（愛國婦人會臺灣本部，1938a）。

嘉義家政女學愛國少女團在昭和13年（1938）8月陸續參與愛國運動行程，8月1日先行致贈慰問袋及慰問文給5個即將出征的皇軍，又8月5日，師生共22名持花束與喪葬禮品前往已故榮譽勇士家慰問，之間又舉辦致贈白衣勇士花束、市葬已故勇士等活動，直到8月29日又有招待某軍隊並協助他們衣物的清洗（愛國婦人會臺灣本部，1938b），又於同年10月中又由6位嘉義家政女學校教職員及14位學生，前往在戰場中戰死的遺族家中替8位戰死者舉行慰問儀式（愛國婦人會臺灣本部，1938c）。井澤富美子回憶指出：

臺灣島內，日本人優先被召調去當兵，臺灣人是之後兵源不夠，才被召調的。我的堂哥也在昭和 15 年時被召調出征，堂哥會斜肩披上日本國旗，穿上千人針布、手拿奉公袋及出征旗，然後家族感到非常光榮再一起合影留念，還有堂哥也要自己拍一張獨照（圖 3）。（訪談 B-1-2）

又林阿嬤指出：

我考上嘉義家政女學校準備就讀那一年，就開始一直徵兵，隔壁的鄰居，家裡只要有二十幾歲的男人就會被徵調去南洋，收到兵單後，家中就會開始幫忙製作光榮入營徵召旗，我有幫忙作過，聽說會縫千人針、慰問袋，但是我沒縫過，聽說嘉義高等女子學校的學生會縫給要出征的戰士。（訪談A-3-1）

而陳阿嬤指出，她的經驗比較特別，她回憶著說：

我不是去慰問要出征或是弔唁為國捐軀的軍人，我是去火車站前迎接戰死軍人的骨灰，還要手持日本國旗歡迎他們為國捐軀凱旋的歸來，那時表情都要表現出很悲傷。（訪談 A-1-1）

上述的嘉義火車站前迎接骨灰經驗，在蔡元隆的碩士論文〈日治時期嘉義市公學校的思想掌控及學校生活之研究〉受訪者歐識得到了印證，她說：

我印象很深刻，有去迎接骨灰，就是戰死的。他們用那個裝著(骨灰罈)然後用白布包著掛在胸前，有看到人拿著然後從火車上走下來。那時候我們就不拿國旗了，也是一樣在中山路兩旁迎接「忠魂」，等他們走過那一邊我們就敬禮。（蔡元隆，2008，頁 223）

由此可知，嘉義家政女學校的學生透過愛國少女團對出征或戰死之軍遺慰問外，有時候還會去嘉義火車站前迎接戰死的皇軍骨灰。

接著昭和14年（1939）就讀於嘉義家政女學校的三年級學生沖田良子就曾在〈臺灣警察時報〉寫了一篇文章指出，在嘉義市的武道大會上由嘉義家政女學校的女選手進行弓箭與薙刀的表演，鼓舞士氣。也會在即將出征的軍人家族慰安會上表演「荒城の月」的舞蹈，甚至會前往陸軍醫院照顧傷兵等等（沖田良子，1939）。

黃阿嬤補充著說：

我曾經與三年級的學姐一起去過嘉義醫院慰問過阿兵哥，寄送慰問袋給他們，還寫信鼓勵他們，醫院是位在現在文化路跟民權路那一個公園。（訪談 A-2-1）

而依據文獻記載弓道與薙刀是實業學校的家政女學校常見的體育競賽與戰事防身（孫祖玉、林品章、林廷宜，2014），蔡禎雄（1998）指出，女學生在師範學校、高等女學校及實業學校，得加授弓道和薙刀等規定。惟三位受訪者均無弓道的經驗，至於林阿嬤、黃阿嬤與井澤富美子等三人有薙刀的相關經驗，林阿嬤回憶著說：「薙刀是一種長柄木製大刀，體育課時會練習，要軍事化訓練」（訪談A-3-2）。

黃阿嬤也說：

なぎなた（薙刀）是在木棍前刻的像真刀一樣，但聽說有的是綁真刀，我曾經就練習過，大約 40 幾個人，排成好幾列，一個口令一個動作，非常標準，好像是青年團的軍人來指導我們的，氣氛非常嚴肅，不能嬉鬧。（訪談 A-2-1）

又井澤富美子回憶指出：

讀嘉義家政女學校時有練過薙刀隊（圖 4）。它是一種長兵器，演練時要頭綁白布條，表示很有精神且威武無比，還要表演給國民學校的女學生看，作為她們的榜樣，薙刀是給女生防身及支援軍方後勤用，我身高不高，整支薙刀立起來都快要比我高一大截了。（訪談 B-1-1）

游鑑明（2000）指出，薙刀是一種長柄大刀，女學生使用的是木製棍棒而不是真刀；女子的體育活動方面，則多了薙刀、射擊、弓道或強化健行等體能上的訓練，且在訓練時，無論師生一律赤足。由於日治末期戰時的需要，女子實業學校中，規定於正科課程教授長柄大刀（薙刀）課程（繩田忠雄，1938），因此日治後期的體育講習會才會將薙刀項目列入體鍊科（臺灣日日新報，1943年9月2日）。



圖 3.井澤富美子的堂哥出征照紀念
資料來源：井澤富美子提供



圖 4.井澤富美子操演薙刀隊
資料來源：井澤富美子提供

(二) 學校課程內容的應用與協助街庄家庭清洗物資

昭和13年(1938)時，嘉義家政女學校的女學生們，趁著暑假的時候，從7月13日起進行為期一週練習，透過她們在學校習得的家事、裁縫手藝等技能，教導街坊民眾學習如何高效清洗衣服的技能，並奉公清洗軍服，讓日本帝國出征打仗戰士都可以穿到潔淨的軍服，並給予他們慰問獻金鼓勵之(臺灣日日新報，1938年7月12日)。又嘉義家政女學校的學生在學校訓練與磨練了一段時間後，充分展現出前線後方女性的勤奮努力，趁著換季之際，將冬末的髒穢衣物拿出來清洗更換與縫補，學生們可以協助街坊的一般家庭進行清洗更換與修補的工作，但需要事先向學校預定時間(臺灣日日新報，1939年4月16日)。

上述中協助協助街庄家庭清洗物資的作為，其實就是實業補習教育的功用之一，因為她們在家政女學校習得的技能，不外乎是以烹飪、裁縫、家事為主的課程內容(圖5及圖6)。黃阿嬤指出：

在學校中主要是學習課程烹飪、裁縫、家事等技藝，學校一段期間後，就會讓我們到街庄的家庭去協助幫忙並宣傳家政學校，歡迎女學生來就讀，而且山下澄子老師的洋裝製作非常厲害，可以不打版，目測就看出尺寸。(訪談 A-2-2)

井澤富美子回憶指出：

那時候我擅長的裁縫技藝，都是來自學校的課程學習，我們會以愛國少女團的方式深入街坊協助她們修補家中的衣服或棉襖。至於煮菜的話我比較不擅長，可能比較沒天分吧！(訪談 B-1-2)。



圖 5.嘉義家政女學校裁縫課實景照片

資料來源：採自**嘉義市志**，卷六，**教育志(下)**（頁 343），嘉義市政府，2002。
嘉義市：作者。



圖 6.嘉義家政女學校烹飪課實景照片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收藏

林阿嬤亦指出：

學校會用愛國少女團名義到嘉義街庄去協助民眾居家裁縫技能或協助清洗，一方面累積實務經驗，一方面可以賺錢奉獻給國家。學校說這是讓我們把學校學的理論與實務作結合。不過我裁縫技術的精進確實就是那樣累積而來的，而山下澄子老師是我的啟蒙老師，我非常景仰她。（訪談 A-3-2）

而陳阿嬤因為是更接近終戰末期，她的經驗不是協助街庄家庭清洗物資，而是發揮烹飪的技藝煮菜給要出征的軍人吃，她回憶著說：

有一次媽媽告訴我，隔壁的陳大哥準備出征，陳媽媽知道我唸家政女學校希望我可以煮一頓豐盛的出征餐給他兒子吃，而那時候物資已經缺乏了，我能發揮烹飪食材有限，不過我也煮出了四菜一湯，大家吃完後對我讚譽有加，我聽了非常高興，非常感謝增本光春老師的教導，他是教我烹飪的恩師。（訪談 A-1-2）

黃阿嬤也迫不及待分享自己的經驗，她說：

我堂哥出征前的出征餐，是我幫忙阿姨張羅的，其實都是我在煮的，因為阿姨一邊煮一邊哭，根本沒心情煮。兒子都要去南洋送死了哪還有心情煮飯，我聽了也很難過。不過吃完後，堂哥非常讚賞我的廚藝，我聽了非常感動。（訪談 A-2-2）

研究者整理昭和11年（1936）9月18日公佈的第一號表「嘉義女子藝技學校學科課程及每週教授時數」及昭和16年（1941）4月7日修正後公佈的第一號表「嘉義家政女學校學科課程及每週教授時數」後發現，兩個時期的課表：裁縫手藝及家事課程（含實習）佔了非常大的比例。嘉義女子藝技學校時的每週授課時數，一至三年級每週總時數分別為32小時、34小時、35小時，而光裁縫手藝及家事課程（含實習）分別就佔了一至三年級每週時數21小時、23小時、24小時。又嘉義家政女學校時的每週授課時數，一至三年級每週總時數分別為33小時、35小時、36小時，而光裁縫手藝及家事課程（含實習）分別就佔了一至三年級每週時數19小時、21小時、23小時。嘉義家政女學校時雖然每週裁縫手藝及家事課程（含實習）授課時數有下降，但兩個時期的裁縫手藝及家事課程（含實習）課程每週時數均超過總時數五成七以上。上述的資料整理與許佩賢（2013）以臺北家政女學校的裁縫手藝、家事課程時數將近總時數一半的論述不謀而合。而且日治後期為了配合國家廣播體操推展，甚至昭和16年（1941）4月7日以嘉義市告示第2號部分修正嘉義家政女學校的授課科目、課程內容及各科節數，例如將「體操音樂」

改為「國操音樂」(嘉義市報, 1941年4月7日)。

從受訪者的四個經驗而言,可以明確的知悉嘉義家政女學校的課程學習到實際應用對她們確實影響深遠,讓女性畢業後就算不步入職場,透過家政女學校教授的實用技能,也能讓學生畢業後嫁人可以立刻派上用場(臺灣日日新報, 1937年3月16日),

或是使學生畢業後可立即上手,立即勝任主婦職務並成為良妻賢母的典範(臺灣日日新報, 1938年3月15日)。而許佩賢(2016)亦探究了「臺北家政女學校」及「新竹家政女學校」建議設立前的說明緣由,兩者的意旨同樣在落實上述的論點³。

(三) 師生互動的情形

1. 上課時的師生互動：

黃阿嬤回憶其就讀嘉義家政女學校時的烹飪課上課情形,她說：

增本光春老師教我們烹飪課程時,非常認真,一步一步教導我們,不會時,就舉手,老師就會親自過來指導我們,如果做錯了,老師總會拍拍我們肩膀,鼓勵我們再用心點,學習得很開心,而且臺日籍學生一視同仁。(訪談 A-2-3)

井澤富美子指出：「上課時,老師對臺日籍學生要求都一樣」(訪談 B-1-3)。而林阿嬤說：

上課時老師都會要求實際操作的行動,像學習家事課時,就要我們身體力行、親身勞動,老師也不會因為是老師就只站在講臺上,她會下來親自作給我們看,臺日籍學生都一樣,不會因為你是日籍囡仔就作得比較少。(訪談 A-3-3)

³戰爭末期,昭和 18 年(1943),內閣議定決定「關於教育的戰時非常措置方策」,規定昭和 19 年(1944)起日本政府規定男子商業補習學校轉型成工業補習學校、農業補習學校或女子商業補習學校,若不能轉換者則縮小規模。在此政策下,1944 年,臺灣多數家政女學校皆改為農業實踐女學校,以配合帝國戰爭所需之人力及物力調配(許佩賢,2016,頁 21;臺灣日日新報,1944 年 1 月 31 日)。研究者查考昭和 19 年(1944)4 月 7 日的《臺灣總督府報》後,因應「關於教育的戰時非常措置方策」的制度實施,大部分學校均被更改為與農業學校相關的體制,例如「豐原農業實踐女學校」、「桃園農業實踐女學校」、「中壢農業實踐女學校」等校名(臺灣總督府,1944a)。

由上述三位受訪者在學校的受教經驗中，可以知悉課堂中日籍教師對臺日籍學生的要求均一視同仁，並無差別待遇，日籍老師並不會對臺籍學生以歧視的觀點進行教學。

2. 下課時的師生互動：

陳阿嬤回憶其指出：

日籍的女老師增本光春很會作甜點，常常放學後，會拿給我們學生吃，印象中她最會做ヨオカン(羊羹)，尤其是香蕉口味的ヨオカン。臺灣以前沒這東西，我們不知道它叫羊羹，都稱它日式「豆沙糕」。老師對我們可以說一點也沒有歧視我們是臺灣囡仔的意味，可以說師生情誼非常好。(訪談 A-1-3)

而林阿嬤指出，學校內的老師們，而她比較有印象的是日籍女老師山下澄子：

山下澄子老師很疼我，說我長得很像她姐姐的囡仔，加上我上課認真又聽話，所以她常常會在課堂上獎勵我，她回日本後，十幾年前我們都還有持續寄信聯絡，後來老師就往生了。(訪談 A-3-3)

再者，井澤富美子指出：

因為學校內都是日本老師，我自己也是日本人，所以沒有特別感覺不一樣，不過老師與我跟同學的互動我覺得都一樣，都是一起上課學習的同學，沒有什麼特別差異。但是有聽說有高年級的日籍學姐會欺負低年級的臺籍學妹，不過是少數啦！（訪談 B-1-3）

從上述四位受訪者的受訪經驗中，日籍老師與臺日籍學生不只是上課時師生的互動良好，在下課後仍可以保持良好的師生關係，可以說在十分難能可貴。

（四）入學人數公布、新校舍的喬遷及畢業典禮

昭和14年（1939）4月5日，在臺灣日日新報公布錄取嘉義家政女學校入學之臺日籍學生手塚和子等人共計100名（嘉義市報，1939年5月1日）。而井澤富美子就是在昭和14年（1939）考取嘉義家政女學校，她回憶指出：

那時候嘉義高女不好考，加上我喜歡裁縫，所以我就報考家政女學校，也很

幸運的順利錄取了，但是它也不好考，因為考的人越來越多，那時候很怕自己考不上。（訪談 B-1-2）

由此可知嘉義家政女學校的考試也越來越多人報考，且錄取率不算高，因此坊間才出版入學試題與解答書籍供想就試的學生參考與購買（圖7及圖8），可看出實業補習學校也漸漸受到重視。

嘉義家政女學校校舍的移轉問題一直以來都非常棘手，因為牽涉到校地買賣問題的斡旋及資金的來源，但這多年來的窘境也在同年獲得滿意的解決，昭和14年（1939）9月16日下午1點由助役川內茂義、教育課長石垣當次及校長堀之內武義等多位官員與民眾們於山仔頂舉行嘉義家政女學校新校舍的開工祈福與祭祀等嚴肅儀式，共計花費總金額7萬5千圓並預定於同年10月底完工（臺灣日日新報，1939年9月17日）。

配合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中「中央研究院嘉義百年歷史地圖 WMTS服務」的資料庫地圖，從1936年「嘉義市職業別明細圖」⁴得知日治時期嘉義女子技藝學校（嘉義家政女學校前身）坐落於南門町內（圖9），位於現今嘉義市民族國小的位置，昭和14年（1939）時才遷往嘉義市山仔頂的新校址，亦即現今嘉義國中的現在位置，而同樣依據「中央研究院嘉義百年歷史地圖 WMTS服務」的資料庫地圖，1932年「嘉義市區計畫平面圖」得知該地原本是嘉義農試所的柑橘園（圖10），且在1936年「嘉義市職業別明細圖」中，該地也還沒劃歸入嘉義市境內。而在昭和14年（1939）時已經將山仔頂劃歸為嘉義市境內，所以昭和14年（1939）10月後的相關報導與校園活動都是發生於此（圖11⁵及圖12）。

⁴中央研究院嘉義百年歷史地圖 WMTS 服務，1936 年「嘉義市職業別明細圖」（http://gis.sinica.edu.tw/googlemap/chiayi_1936/）。

⁵中央研究院嘉義百年歷史地圖 WMTS 服務，1943 年「嘉義都市計畫平面圖」（<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chiayi.asp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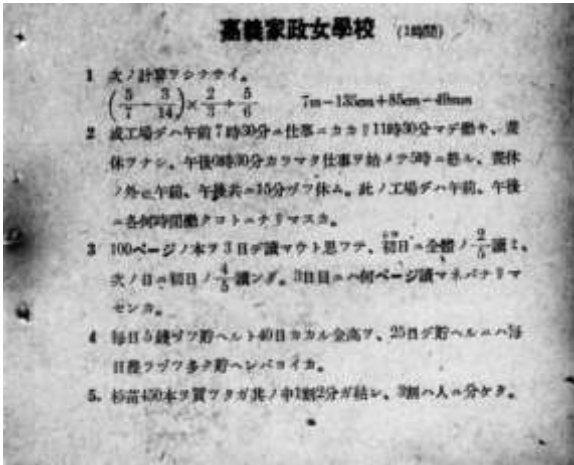


圖 7.昭和 14 年嘉義家政女學校考題

資料來源：採自[昭和十四年度]台灣各中等學校入學試驗問題集(頁 45)，新高堂編輯所，1939。臺北：新高堂書店。



圖 8.昭和 16 年臺灣中等學校入學試題與解答

資料來源：採自[昭和十六年度]臺灣各中等學校入學試驗問題及解答(頁 1)，新高堂編輯所，1941。臺北：新高堂書店。



圖 9.嘉義女子技藝學校原始位置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嘉義百年歷史地圖



圖 10.嘉義家政女學校新校舍位置(一)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嘉義百年歷史地圖



圖 11.嘉義家政女學校新校舍位置(二)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嘉義百年歷史地圖



圖 12.昭和 15 年卒業典禮合照寫真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收藏

昭和 16 年（1941）4 月 1 日時又將原本昭和 12 年（1937）的臺南州嘉義家政女學校校名更名為臺南州市立嘉義家政女學校（臺灣總督府，1941）。昭和 16 年（1941），在山仔頂新校舍的嘉義家政女學校預定 3 月 18 日下午 2 點，舉行第六屆卒業式典禮，中松分會會長蒞臨向當年度優等的前三名畢業生頒發獎狀及獎品以資鼓勵，畢業生共計 96 人，而畢業後在家幫忙的有 39 名，投入職場的有 18

名，13名還在等錄取通知，而繼續就學的26人（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3月19日）。而井澤富美子則是在昭和16年（1941）3月的畢業名單中，而井澤富美子則是在昭和17年（1942）3月的畢業名單中，經井澤富美子證實她畢業後立即就業進入嘉義郵便局擔任通信事務員一職，她說：「我畢業後，考進嘉義郵便局服務」（訪談 B-1-2）。經井澤富美子證實她畢業後立即就業進入嘉義郵便局擔任通信事務員乙職，她說：「我畢業後，考進嘉義郵便局服務」（訪談 B-1-2）。由此可知道井澤富美子就是臺灣日日新報及臺灣愛國婦人新報中報導的投入職場的有18名的其中之一。此外，四位受訪者均指出，她們就讀時，嘉義家政學校就已經在山仔頂的位置了（圖13、圖14、圖15及圖16）。



圖 13.日治嘉義家政女學校校門前水池

資料來源：採自嘉義市志·卷六·教育志(下)（頁343），嘉義市政府，2002。嘉義市：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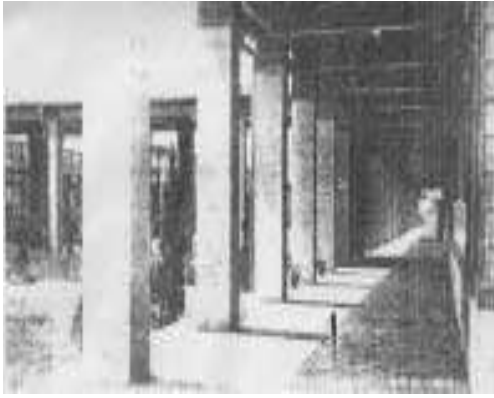


圖 14.日治嘉義家政女學校走廊

資料來源：採自**嘉義市志·卷六·教育志(下)**(頁 343)，嘉義市政府，2002。嘉義市：作者。



圖 15.昭和 16 年小堀老師與學生合照

資料來源：採自**嘉義寫真第四輯**(頁 63)，嘉義市文化局，2006。嘉義市：作者。



圖 16.昭和 18 年嘉義家政女學校卒業寫真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收藏

嘉義家政女學校性質上屬於「實業補習學校」，修業年限為 2 至 3 年。其教育目的，在於緩和女性升學競爭的壓力，同時期望能發揮安定社會、加速同化的作用，因此課程偏重婦道禮儀、才藝或技藝訓練及衛生觀念知識。由於教學內容貼近生活，吸引了不少人報考。許佩賢（2013）整理《臺南州統計書》資料，發現以昭和 16 年（1941）的統計來看，嘉義家政女學校畢業生，96 名有職者，有 24 人在銀行、公司上班，有 27 人為公家機關約雇人員，畢業生就職的比例很高。所以說畢業於嘉義家政女學校學生就職場域多元化，並不因所學是縫紉、烹飪等技藝而限制了她們日後的職業發展，就算是畢業後沒有就業，依舊可以在家擔任一個稱職的「家政婦」，嘉義家政女學校的養成教育，讓女性在日治時期的受教經驗中受到啟蒙，打破傳統「女子無才便是德」、女性無受教權的框架，培養了女性展現其自信美與賢助的角色。

（五）節約能源、資源回收再造展覽會及共赴國難的體悟

昭和 14 年（1939）11 月 27 日及 28 日，在嘉義家政女子學校舉辦初次的日式和服裁剪競賽與示範製作和服，並順便邀請家長及有興趣的婦人蒞臨參觀與指

教（臺灣日日新報，1939 年 11 月 27 日）。井澤富美子回憶指出：

那時候的日式和服裁剪競賽我們一年級的沒參加，因為裁剪技術還不純熟，都是看學姐間在比賽，她們非常厲害，一下子就作出一套簡便的和服出來。我們看了都好羨慕。（訪談 B-1-1）

林阿嬤回憶指出：

聽以前的學姊講日式和服裁剪以杉原和久理老師為學校為指標性人物，她的技術出神入化，而山下澄子老師雖然是洋裁的，但是對於和裁也有一定的技術水準。（訪談 A-3-2）

陳阿嬤指出：「我就讀時，已經比較後期，這種奢侈的活動我沒有經歷過」（訪談 A-1-2）。黃阿嬤也說：「讀二年級時，已經漸漸有戰爭的氣氛，學校比較少辦這種競賽，不然我真的很想參加看看」（訪談 A-2-2）。由陳阿嬤與黃阿嬤的訪談經驗中似乎可發現戰爭的煙硝味已逐漸滲入校園，陳阿嬤口中的「這種奢侈的活動」，似乎也為接下來的資源回收再造與金屬徵收的脈絡埋下伏筆。

昭和 16 年（1941）2 月 9 日上午 9 點將在校內舉行廢物再生利用展覽會，並公開販售之。主要目的是要讓師生體悟戰時困苦的時局並提升對物資的愛護與珍惜，不管是衣服、學校用品、玩具、一般家庭用品均可透過巧思改造再生利用，開放展覽的數量高達 1,600 多件（臺灣日日新報，1941 年 2 月 6 日）。林阿嬤回憶指出：

我印象中二年級時，有參加過一次資源再生變裝的活動，就是把一些日常不會用到的物品拿來修補與改裝，因為當時戰爭後期生活很困苦，物資缺乏，只要可以拿來改造再利用的五金物品就非常受到歡迎。（訪談 A-3-2）

井澤富美子也指出，昭和 16 年（1941）年時：

那時候我已經是三年級了。因為已經在戰爭了，除了裁縫技術變利害以外，還要會改造各種物品來因應非常時期。例如：裁剪竹筒再套上裁縫「奉獻」繡字的布料後，變成「愛國存錢筒」，鼓勵街庄的人民捐獻國防獻金。（訪談 B-1-2）

而昭和 14 年（1939）就讀於嘉義家政女學校三年級學生的沖田良子就有一段回憶：

去年 7 月開始的每個月 13 日都要施行家庭廢棄品回收，例如空罐、空瓶、鐵等物品，主要是因為推行「生活中物品的不浪費，愛護資源就是愛護家庭的信念」，一年下來可以賣得 80 多圓。關於舊雜誌、舊報紙的回收也很重要。戰爭情勢非常緊張，若長期下來，如何共體國難則變得非常重要。（沖田良子，1939，頁 143）

陳阿嬤與黃阿嬤不約而同的指出她們沒有參加物資改造的活動，但是對金屬回收的記憶歷歷在目，陳阿嬤說：「那時候我鐵作的鉛筆盒，也差一點被拿去徵收，還好我藏得很好」（訪談 A-1-2）。又黃阿嬤說：「那時候反正是金屬的鍋碗瓢盆一律都被奉公單位徵收，甚至連窗戶的鐵條都被硬拔走」（訪談 A-2-2）。上述的現象，主要是因為武器增產的需要，昭和 18 年（1943）臺灣總督府依據〈國家總動員法〉之「金屬類回收令」，下令進行貴重金屬回收。昭和 19 年（1944）9 月 11 日至 11 月 4 日訂為白金繳納日，如未確實繳交將受嚴重處分。回收物資十分廣泛，可見日本當時物資相當困乏（竹中信子，2001）。李品寬在（2009）〈日治時期臺灣近代紀念雕塑人校之研究〉碩士論文中，蒐集與分析了《臺灣日日新報》與臺灣總督府相關資料發現，臺灣總督府為了建造砲彈與飛機，紛紛向臺灣人民強行徵收各類金屬，就連日本人最敬重的二宮尊德、楠木正成及臺人敬重的「君之代少年」詹德坤銅像也紛紛被國家徵收再利用。由此可知當時臺灣總督府對金屬物徵收的強制性與迫切性。

當時正值大東亞戰爭時期，當時的女性須具備基本的裁縫、家事等知識技能並成為有婦德的皇國婦女，且嘉義家政女學校透過農業實習地種植甘藷、蔬菜等自給自足，讓在前線殺戮征戰的皇軍們不用擔心。更於這一年的 5 月開始由校長堀之內武義帶領師生陸續拿起鋤頭在農試嘉義支所的 1,500 坪的實習農業地下田耕作，讓學生在課堂中習得的理論與實務作最好的驗證，甚至將這些作物拿到市場上販賣，共賣得 55 圓 50 錢的好價錢，而將這些費用以學校的名義捐給嘉義市

役所作為國防獻金，以激勵女學生的愛國情操與皇民奉公的表現(臺灣日日新報，1942 年 10 月 27 日)。上述的這一件校長親身帶領學生耕種的活動，林阿嬤有深刻的印象，林阿嬤激動的說：

那時候堀之內武義校長親自帶我們下田耕種，鼓勵我們要自立自強，不要讓前線的皇軍擔心，我們是優秀的皇國婦女，學校教給我們的技藝除了足夠讓我們生存外，還要竭盡所能減輕為國打仗軍人的負擔，要把剩餘的菜拿去賣，將賣得的錢捐給國防買槍砲彈，我們聽了都很感動。(訪談 A-3-2)

從林阿嬤的口述經驗證實了臺灣日日新報在昭和 17 年(1942)10 月 27 日的這一篇振奮人心的報導，由校長率先帶頭耕作，營造國家有難，全國皇民需要共赴國難的精神。

三、「嘉義商業實踐女學校」與光復初期的校名變遷

昭和 18 年(1943)4 月 1 日又再次更名回臺南州嘉義家政女學校。隨著戰事的擴大，臺灣總督府為求提高社會生產力，要求位於全臺境內家政女學校，改辦轉型為商業學校，所以昭和 19 年(1944)4 月 1 日又改稱為嘉義商業實踐女學校，由日籍校長松元輝興擔任校長一職(臺灣總督府，1944b)。此時關於學校的報紙報導也隨之減少，因為全國上下節約物資，除非是重要戰爭新聞或是戰事捷報，才會在報紙上大幅報導。陳淵燦在其《古稀述懷》一書中的〈五十年前的嘉義大轟炸〉一文中提到當時的情況：

次日一早機群就投擲數不清的炸彈，燒夷彈、人馬殺傷彈，加上機槍掃射，頃刻間嘉義市已陷入一片閃光、黑煙、爆炸聲，地震般的撼動中的火海，濃煙蔽天，連續燒了三天三夜，夷為平地(陳淵燦，2007：頁 647)。

上述陳淵燦的回憶裡，轟炸地區主要是針對嘉義市區及火車站進行轟炸，但黃阿嬤回憶學校會要求作消防演練情形，她說：「會在板子上鋪滿稻草，然後做個紅記號，接傳水桶向記號處潑灑，表示滅火」(訪談 A-2-2)。接著陳阿嬤說：

那時候學校有要我們練習救火的演練，雖然我們學校在山仔頂，偏山區，但有提水桶爬梯子到屋頂撲火，從爬梯、接傳水桶、以布及水滅火，紮實的演練消

防技巧我印象深刻。(訪談 A-1-2)

由此可知，嘉義家政女學校的學生也針對當時美軍轟炸引起的火災作預防性的演練與教導，讓學生從基本觀念做起，必要時可以進入街庄協助救火的行列，就便能避免大部分的祝融之災，落實共赴國難與皇民婦女的精神。

昭和 20 年（1945）5 月中旬，第二次世界大戰已漸漸進入尾聲，但校園中仍然瀰漫著帝國主義與隨時都要歡送臺、日籍教師出征的場景。惟好景不常，日軍在南洋戰事節節敗退，在美國向日本廣島丟下原子彈不久後，昭和 20 年（1945）年 8 月 15 日，裕仁天皇向全國發表了錄音廣播的「玉音放送」，對日本民眾宣布戰敗且無條件投降，並於同年 9 月 2 日簽署投降書。臺灣這塊福爾摩沙寶島終於回歸中國的懷抱，卻也開啟了臺灣囡仔的另一個時代命運（張淑媚、蔡元隆、黃雅芳，2014）。光復後，先行由日治時期在嘉義市白川國民學校（現今大同國小）擔任資深訓導的陳慶元暫時代理嘉義商業實踐女學校校長一職（圖 17 及圖 18），陳阿嬾回憶指出：

那時候日本戰敗，我已經二年級，但因後來都在躲空襲，所以也沒啥上課，時間到就到指定地點避難，隔年馬上復學並在 1946 年 5 月完成學業，我畢業那時候還是叫嘉義商業實踐女學校。很開心終於畢業，戰爭也結束了。(訪談 A-1-2)

其後又改回嘉義市立女家政學校，並同樣任命由陳慶元為該校第一任校長。接著民國 35 年（1946）8 月 17 日又改稱嘉義市立初等中學，此次改變使學校可以兼收男學生，惟隔年教育政策改變，該校又改回僅能招收女學生（嘉義市政府，2002）。



圖 17.陳慶元擔任校長時畢業證書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收藏



圖 18.陳慶元擔任校長時成績證明書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收藏

民國 38 年（1949）8 月 1 日又改稱嘉義市立女子初等中學。不料民國 39 年（1950）8 月 1 日校名再度變動，新校名為嘉義市立初等中學，又可再次招收男學生。民國 39 年（1950）因嘉義市劃歸嘉義縣行政區，故於 10 月 25 日校名又變動為嘉義縣立初等中學。民國 45 年（1956）8 月 1 日配合完全中學的教育政策，因而改制為嘉義縣立嘉義中學，並設置高初中部。民國 57 年（1968）因應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政策實施，再次改制為嘉義縣立嘉義國民中學，並且僅招收女學生。現今嘉義市立嘉義國民中學的名稱底定，則是在民國 71 年（1987）7 月 1 日，因為當時升格為省轄市（嘉義市政府，2002）。

伍、結論

從統治者的觀點檢視日本殖民臺灣的作為，可以知悉推動實業教育是為了符應帝國主義擴展與治臺政策的考量。因為對一個外來的殖民政權而言，建立一個能夠支撐其所需，甚至能支援母國的經濟體制，乃是在軍事統治之後的另一項重要的目標，而文化政策與教育政策則是最好的途徑。所以當政權轉換時，對普世大眾而言，大多數的知覺或感受是相較不敏感的，因為他們依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著（巫靜怡，2008），而女性進入日治時期時順應環境的變動，身體面對環境更是憑藉這個情境組成對於生活經驗的知覺（黃佳隆，2002），所以這些經歷日治時代洪流的阿嬤們，在她們的生活經驗中對於被灌輸忠軍愛國的意識形態或許毫無所覺，因為對她們而言，那只是在那個年代生存的一種方式。

然而日治時期女子教育的興起，在女權尚未被重視的臺灣初期社會，無疑是賦予女子追求學問與新生活的權益，女性除了在家庭中默默付出貢獻外，也可以走出閨房的桎梏並創造全新的社會價值與地位（蔡元隆、黃雅芳，2014）。女子實業補習學校的誕生確實對臺灣女子教育有非常重要的影響。本研究以日治時期嘉義家政女學校為主軸，經由縝密與系統化的文獻整理及口述訪談內容佐證，經歸納後有五項結論：

- 一、日治時期嘉義家政女學校的歷史沿革，最早是昭和 8 年（1933）4 月 1 日創立嘉義女子技藝講習所，接著昭和 9 年（1934）2 月 1 日升格為臺南州嘉義女子技藝學校。又昭和 12 年（1937）2 月 1 日再次更名為臺南州嘉義家政女學校。昭和 16 年（1941）4 月 1 日，改稱為臺南州市立嘉義家政女學校。昭和 18 年（1943）4 月 1 日，又改回為臺南州嘉義家政女學校。最後昭和 19 年（1944）4 月 1 日又改稱為嘉義商業實踐女學校。
- 二、昭和 14 年（1939）10 月以前，嘉義女子技藝學校（其前身為嘉義女子技藝講習）位於嘉義市南門町內，亦即現今嘉義市民族國小位置。昭和 14 年（1939）10 月時嘉義家政女學校在山仔頂的新校舍完成後立即喬遷。
- 三、由一手史料與口述訪談內容得知，嘉義家政女學校的科目及課程為：

修身公民、國語（日語）、數學、國史、國操音樂、裁縫手藝（含實習）、家事（含實習）、日式插花、打字練習等課程等課程的教授；且學生對老師不管是裁縫或烹飪技藝都非常推崇與尊敬，師生間互動良好，甚至連校長也不例外。

四、嘉義家政女學校時期成立了嘉義家政女學校愛國少女團，以學校名義慰問出征或戰死之軍遺，還透過在學校習得的裁縫、家事技能，深入街庄的家庭幫助他們清洗物資，把實業補習教育的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

五、嘉義家政女學校致力推廣節約能源、資源回收再造並開辦再造展覽會獲得民眾及官方好評，由於表現良好，被指定召開實業補習學校研究發表會分享之，且學校配合政策積極從事農事，並將其賣得的金錢與資源回收再造展覽會取得的收入捐奉給國家當國防獻金，並針對美軍轟炸引起的火災作預防與演練。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巫靜怡（2008）。日治末期溪湖人的戰爭經驗（1937-1945 年）。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在職進修碩士，臺北市。

李品寬（2009）。日治時期臺灣近代紀念雕塑人校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臺北。

孫祖玉、林品章、林廷宜（2014）日治中期臺灣印刷媒體中的現代女性圖像。《設計學報》，19(3)，63-85。

張淑媚、蔡元隆、黃雅芳（2014）。圖解臺灣教育史。臺北：五南。

許佩賢（2013）。日治時期臺灣的實業補習學校。《師大臺灣史學報》，6，101-148。

許佩賢（2014 年 12 月）。臺灣教育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2011-2013 年）。論文發表於 2014 年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臺北。

- 許佩賢（2016）。日治時期臺灣家政女學校。**臺灣學通訊**，95，20-21。
- 黃佳隆（2002）。日治時期女性日常生活初探—以諸羅阿嬤們的生活故事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私立南華大學建築與景觀學系環境藝術碩士，嘉義縣。
- 陳淵燦（2007）。**古稀述懷**。嘉義：作者。
- 游鑑明（2000）。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女子體育的發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3，1-75。
- 黃啟仁（2002）。校史編輯實務。**師友月刊**，421，80-81。
- 楊祥銀（1997）。**口述史學**。臺北：揚智。
- 葉慈瑜（2015）。臺灣教育史研究新趨勢：微觀教育史之《日治時期臺灣的初等教育》一書評介。**嘉市文教**，84，78-80。
- 雷家驥總纂修（2009）。**嘉義縣志·教育志**。嘉義縣：嘉義縣政府。
- 嘉義市文化局（2006）。**嘉義寫真第四輯**。嘉義：作者。
- 嘉義市政府（2002）。**嘉義市志·卷六·教育志(下)**。嘉義：作者。
- 嘉義市政府教育局（1999）。**嘉義市教育概況**。嘉義：作者。
- 嘉義縣政府（1976）。**嘉義縣志·卷四：教育志**。嘉義縣：作者。
-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02月05日）。**嘉義 / 技校募生**，8版。
- 褚晴暉（2012）。從「臺灣總督府臺南專修工業學校」回顧「成大附工」早期之歷史。**國立成功大學校刊**，236，14-20。
- 蔡元隆（2008）。日治時期嘉義市公學校的思想掌控及學校生活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嘉義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嘉義。
- 蔡元隆、朱啟華（2010）。臺灣日治時期初等學校課後補習經驗初探。**嘉大教育研究學刊**，25，95-117。
- 蔡元隆、張淑媚、黃雅芳（2013）。日治時期臺灣的初等教育：校園生活、補習文化、體罰、校園欺凌及抗拒殖民形式。臺北：五南。
- 蔡元隆、黃雅芳（2014）。日治時期嘉義市的第一所女子公學校：嘉義女子公學校。**嘉市文教**，82，61-65。
- 蔡禎雄（1998）。日據時代臺灣師範學校體育發展史。臺北：師大。

蘇虹敏 (2010)。臺灣農業職業教育研究——以國立關西高農為例 (1924-1968)。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桃園。

外文部分

Burke, P. (2004). *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Malden, MA: Polity.

- 王榮 (2001)。日本統治時代臺灣の実業補習学校について。東洋史訪，7，23-35。
- 竹中信子 (2001)。植民地台湾の日本女性生活史. 3 昭和篇(上)。日本：東京都。
- 吳文星 (2001)。日本統治前期の臺灣実業教育の建設と資源開発——政策面を中心として。日本臺灣学会報，3，103-120。
- 沖田良子 (1939)。兵隊さん有難う / 全島女学生慰問文 / 出征家族や白衣の兵隊さんを舞踊で慰問。臺灣警察時報，285，142-143。
- 岸本正賢 (1934)。嘉義市嘉義特殊教育設施・嘉義女子技藝講習所【臺南州教育特輯，10 月號】。臺灣教育，375，58-65。
- 愛國婦人會臺灣本部 (1938a)。嘉義市分會。臺灣愛國婦人新報，101，36-38。
- 愛國婦人會臺灣本部 (1938b)。嘉義市分會-八月中。臺灣愛國婦人新報，108，27-30。
- 愛國婦人會臺灣本部 (1938c)。嘉義市分會-十月中。臺灣愛國婦人新報，110，27-29。
- 新高堂編輯所 (1939)。[昭和十四年度]台湾各中等學校入學試験問題集。臺北：新高堂書店。
- 新高堂編輯所 (1941)。[昭和十六年度]臺灣各中等學校入學試験問題及解答。臺北：新高堂書店。
- 嘉義市役所編 (1935)。嘉義市制五週年記念。嘉義：作者。
- 嘉義市報 (1936 年 9 月 18 日)。嘉義市報第 218 號・嘉義市告示第 11 號。嘉義市：作者。
- 嘉義市報 (1937 年 2 月 9 日)。嘉義市報第 227 號・募集要項。嘉義市：作者。
- 嘉義市報 (1939 年 5 月 1 日)。嘉義市報第 268 號・學事事項。嘉義市：作者。

- 嘉義市報(1941年4月7日)・嘉義市報第330號・嘉義市告示第2號。嘉義市：作者。
- 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4月9日)・女子技藝講習所開所式，3版。
- 臺灣日日新報(1937年1月28日)・嘉義女子技藝學校 / 家政女學校と改稱 / 父兄、生徒の望成り二月から，5版。
- 臺灣日日新報(1937年3月16日)・島都ニュース 臺北家女學校設立認可さる，9版。
- 臺灣日日新報(1937年9月23日)・家政女學校に子女團を組織，5版。
- 臺灣日日新報(1938年3月15日)・家政女卒業式，5版。
- 臺灣日日新報(1938年7月12日)・地方近事 / 嘉義 / 洗濯洗張り實習，8版。
- 臺灣日日新報(1939年11月27日)・嘉義家政女の和裁競技會，4版。
- 臺灣日日新報(1939年4月16日)・更衣季をとらへて / 家政女が街頭進出 / 市民の注文に應じて洗濯洗張の實習，9版。
- 臺灣日日新報(1939年9月17日)・家政女上棟式，5版。
- 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2月6日)・廢品更生展 / 九日家政女で開催，4版。
- 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3月19日)・嘉義家政女卒業式，4版。
- 臺灣日日新報(1942年10月27日)・逞し嘉義家政女 / 健氣な制服の處女 / 農民に劣らぬ農業經營 / 實を結んだお金は獻金，4版。
- 臺灣日日新報(1943年9月2日)・體鍊科講習會 / 三日から二週間。2版。
- 臺灣日日新報(1944年1月31日)・農商業の實科に重點家政女は農業教育へ
臺南州・中等、實補校の學級増加。臺灣日日新報，2版。
- 臺灣總督府(1934)・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臺北：作者。
- 臺灣總督府(1941)・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臺北：作者。
- 臺灣總督府(1944a)・臺灣總督府報607號，臺北：作者。
- 臺灣總督府(1944b)・臺灣總督府報第610號。臺北州：作者。
- 繩田忠雄(1938)・劍道の理論と實際。東京：六盟館。

A study of campus life in the School of Home Economics for Girls in Chiayi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Yuan-Lung Tsai* Ya-Fang Huang**

Abstract

The article aims to enquire in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founding history, microhistorical facts and events of the School of Home Economics for Girls in Chiayi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nd of its activities in particular at the late stage of that time. It does so by oral history interviewing four Taiwanese or Japanese alumnae who had attended the school during the time. In addition we analyze the materials from newspapers, magazines and books of that time like Taiwan Nichinichi Shimpō or Taiwan Patriotic Women Shimpō etc. Drawing on this the article arrives at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First, we clarify the founding and name-giving history of the school. Second, we give a chronological account of locations of the school. Third, we investigate the curriculum planning in general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the school. Fourth, we describe the microhistorical events in the school during the late Japanese period, such as the founding of Patriotic Girls Group which was commissioned to console the bereaved and, theory with practice combined, to help with home repairs and environmental remediation in the village. Finally, we explicate and represent the school's experiences, in particular in its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of energy saving and recycling from which the profits were spent on defence or for the fire drills for American bombing.

Keywords : Taiwanese education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vocational supplementary schools, Schools of Home Economics for Girls in Chiayi, campus life in the school

* 1st author & Corresponding author: Research Assistant, LEPROF,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E-mail: tommyorlevis@yahoo.com.tw

** 2st author: Director of Educational & Student Affairs Division, Sing Nan Elementary School, Yunlin

County